



## 北平的豆汁兒之類

果軒

一切生活趣味，都得慢慢的汲取，才能體會到那種異樣的感覺。故熟不慣京戲的人，只覺大鑼大鼓震得耳聾，黑臉白臉，耀得眼花，但在兩廂暗陬，却儘有閉上眼睛，在那兒用兩個手指敲板眼的人，聽到會意處，忽然一聲「好」，真會使人瞿然驚訝，而他却慢慢的啜起茶來了。這種事，在有着一七百年首都歷史的北平，尤為普遍，故一些外方人，乍到此地，皆感到一種沒落，麻木；但一住過半年以上，就有了種種脫不開的「癮頭兒」捆住你，使你又感到這真是一個各等人全能活得很舒適的大都會了。

喝「豆汁兒」也是這種「癮」之一。午後，小胡同裏就會聽到賣「豆汁兒粥」的吆喝。這種人往往在午前賣「油炸餡」和燒餅。若說燒餅和油炸餡是早晨的點心，則豆汁兒恰當晚茶。中國人是不作與如西洋人一般，有定時的點心和什麼「下午茶」的，這等街頭的担子，就是大眾咖啡館了。豆汁兒担子一端是一個下面有着火爐的鍋，另一端則當作「飯台」。古色古香的藍花瓷筒插了二三十雙竹筷，中央是一大盤紅色辣椒絲拌的鹹菜條，也有環狀的油炸餡放在另外一隻木匣裏，五六隻白木小凳則懸置飯台四周以備食客之用。豆汁者，磨綠豆成糊狀物加水而煮之使熟也，其味入口極酸臭，如隔日米泔汁。——我很想考

一下這食物的起源，搜尋幾冊講食物的書都沒有。蓋食譜膳單，都是大人先生們「郇廚」的成績，此種只有洋車夫才是大主顧的東西，理當沒有也。——初到此地的人，真覺不敢問津，我甚至因此常罵北平人為豬，蓋我鄉只有豬才食米泔汁耳。首先發現他的好處的，是一位鄰居的太太，她每天午後必要令他的男孩到外面去「端」三大杯的，並且還得要上三片切得極薄的鹹水芥。（這是照例要贈送的）起初我看了她笑，後來她總向我宣傳，說這東西「清瘟去毒，散熱通風。」從此我就注意起來，果然那矮矮的賣豆汁人一進胡同口，就被好多孩子以及勞苦同胞圍得風雨不透，且有許多鄰家穿了高跟鞋的小姐們也端了盤來買，這就大大引起我的好奇心。終於有一天妻端進一盤來，並一小碟辣鹹菜。我見了那綠油油的汁液，就有點頭痛，但辣椒又是我所喜吃，就閉着鼻子呷了幾口，辣椒吃得太多，事後只覺口腔火燒燒而已。那知第二天又買了，仍有辣椒鹹菜，於是我又吃了些，這回就感到在臭味和酸味之餘，有些清香，一如吃了王致和的臭豆腐。從此不到半月之久，一到太陽西沉，就要留心聽那悠長的一聲叫喊：「酸，辣，——豆汁兒粥啾！」了。後來連我那不滿三周歲的小孩子也染了這嗜好，他常常拿一個銅板，

坐在那飯台下面的白色小檯上，同鄰家一個女孩，吃得悠然有味。有時不去喝，必要磨着他娘，大鬧一場的。

據飲膳正要本草一類的書，菘豆本是除煩熱，和五臟，行經脈的甘寒之品。北方通常到夏天要吃「綠豆糕」，說是可以解暑。故豆汁雖不登大雅，却也不見得無裨衛生。北平的衛生局長方頤積先生還在報紙上發表過一篇豆汁與精製豆漿的比較，雖未承認此物有絕對滋補之效，但到底也沒說他有害。只是說這東西沒經「消毒」或者有不潔之弊！啊呀！我真怕所謂消毒二字。蓋在中國所謂消毒者，即賣的要特別貴之謂也；若使豆汁亦經消毒，如清華園模範奶廠的牛奶之類，不是什麼 Hood 氏的熱蒸氣法，便是什麼雙層紙罩的瓶子等等，怕也得用銀色的牛奶車向大紅色的門口裏送，每月賬單上要十幾塊了；拉車小子，更安能問津哉？

與豆汁同類的街頭小吃，又有豆腐漿與杏仁茶。這都在清晨才有。豆腐漿即作豆腐時豆腐凝結後所餘之漿。杏仁茶則用杏仁粉和糯米粉澱粉之類熬成。慣睡早覺的人常常在夢中就被這種小販叫醒。担子總是那麼簡單，一頭是「漿」一頭是「茶」，下面都有火爐，故其吆喝聲為「杏仁兒茶來，——豆腐漿——開暖鍋啊——」。一端鍋蓋上放一大盤晶潔的白糖，看了牠一定會引起你的食慾的。若在冬日，一聞此聲，開門外出，先「哈」的一聲呼出一口白色的水蒸氣，以示天氣之冷；用銅元五大枚買一大盃杏仁茶，加糖，調好，縮頸而吸之，其悠然之味，真有為吃牛尾番茄湯的人們所不及知者。豆腐漿也加糖，且有一種較嫩的豆腐，攪碎在內，故亦別具風味，尤妙在其熱得燙

嘴，非口中作吸吸溜溜之聲不能吞入，遂使冷凍之意全消。我頂喜懼那種在街口擺設固定攤頭的杏仁茶，因其品質較好，且一旁必有一專炸「餛飩」（油炸燴）的小販，故可佐剛出油釜的熱餛飩而吸之，或將餛飩夾入燒餅食之尤妙，北平人呼如此食法為「一套兒」。賣餛飩的人總問你：「您夾幾套兒？」即指此。燒餅亦分兩種，一種用酵面加芝麻油作的，名曰麻醬燒餅。一種雖也用酵面作，中無油且層少，只有兩面皮子，中則空空，此種名曰「馬蹄兒」。以我之意，馬蹄兒更好，因其中空易於夾放油炸燴之故。油炸燴，在北平往往指那種炸得焦酥的，其形細長，即南人所稱油條也。若餛飩則較粗，且不酥而有韌性，這種韌性吃起來格外有勁。我在上大學時頂喜懼吃西單牌樓白廟胡同那一個攤頭的燒餅和餛飩，因為他做得極乾淨且極熱也。前門大街珠寶市北口那個賣杏仁茶的販子，生意極好，有時駐足於此，一面吃着「茶」，一面看着早晨起來就栖栖皇皇的芸芸衆生，心裏真說不出是怎麼個味兒了。

賣小兒零吃物事者每天不知要有多少。以一種不四不六的糖担為最可厭，吹乾了的麵包，冒牌的朱古律糖，東洋劣質的橡膠玩具，另外還有抓彩設備，看起會讓人「惡心殺」。大約中國人之糟，喜歡「不四不六」的皮毛也是原因之一，故有外面是洋樓門面而裏面是暗無天日舊房的建築，有不中不西的廣告畫，有西服褲而長袍的服裝，此皆前述糖担子之流也。挑這種担子的人，也往往有些土頭土腦的市儈氣，與其營業一致，而照顧他的也就是一些不上不下的孩子。我到底是中國人，覺得「中國本位」有時是

必要；有一種打小鑼賣豌豆糕的零食販我就感到有趣，一天，只有我和小孩子在家，外面小鑼敲動，孩子就說：「買魚！買魚！」我很怪，只好說「沒有賣的！」但他仍是固執着鬧，後來只好開門出去，我開玩笑似的問那小販：「有魚嗎？」我想我一定要被譏笑了，誰知他却說「有！」我倒怪起來，問他多少錢一條，他說只要一大枚呢。隨即一面取下一個小凳，放下他的籃子，掀開手巾，我才看到裏面是蒸熟的豌豆粉，他坐下，挖出一塊粉，靈巧地捏成一個魚，如果你喜憐呢，肚子裏還可以放芝麻或糖的餡子，捏完，用舊梳子打上一些魚鱗般的細痕，又用細竹枝在頭部按了一個窪洞，將一小塊粉嵌進去，就成了很生動的「龍睛魚」了，我心中實不勝欣喜，覺得一個銅板會買這麼多把戲看；就又叫他給捏一個兔子，孩子跳跳蹦蹦拿進門來，可惜是不到一分鐘，一尾魚和一頭兔子早都進了他的食道了。

從此我才知道街頭有許多巧妙的藝人。

一次，又是孩子向我要求，說要吃「江米糕」。這又使我莫明所以了，還是他母親告訴我外面就有賣的，也只要一大枚一塊。我到外面一看，果然有一付担子，一頭有個銅瓶一般的鍋爐，那一端則彷彿餛飩担的盛面和餡子的二屨桌。這純樸的小販接了我的錢，用小勺盛了一下糯米粉，打開銅瓶上面的塞子，原來是一個有着小洞的蒸籠，不過只有瓶頸一般大小，瓶腹中則盛滿沸水，下面也有火爐，他將一種梅花形的木型放在瓶頸上，把米粉倒入，蓋了蓋子，水蒸氣立刻發出絲絲的細聲，一分鐘左右，他打開蓋，那梅花式的粉糕已成熟了，他又洒上些糖，還放了

兩三條山查絲，向一塊紙上一倒，這滾燙的糕就在我手中了。我詫異他那繁雜的手續，但並不見有幾個小孩子買他的糕吃，況即買也不過一兩個銅板，然則這種艱難的生意，又如何來維持他那生活呢？

夜生活的象徵者是餛飩担，炸豆腐担，和硬面餛飩小販。年節前後，更有桂花元宵。深夜，遠遠望到大街上豆樣大的燈光，和水鍋裏蓬勃的白色蒸氣，一個人幽手幽脚地走回家去，這真是一首不能寫出的詩。據說這種夜食販都是給賄徒預備的，或亦經驗之論。賣硬麵餛飩的叫賣聲往往在三更左右，時常是我已睡醒一覺的時候。聽了那幽厲的聲音，不由得浮起一個寒僧老者瑟縮在風寒中的影象。有人說這種小販專替人家拋棄私生子，只要將孩子縛置在門前，並附以相當報酬，他自會給你掩滅得無踪無跡。若然，則這種人是殘忍的抑是慈善的？真不好說。

這古老的城池曾經過幾度滄桑了，但這些微渺的人事却依然。而今我們又陷在極度苦痛的低氣壓下，想到什麼胃活，太陽牌橡膠鞋，大學眼藥之類布遍了全市，這些可懷念的而又極貧儉的食物，或者也要到了末日嗎？……

一九三五歲尾，寫於城頭號角鳴鳴之聲中

## 更正

本刊十七期啼笑皆非錄文中建國的春

聯一節「滿洲事變在廿一年九月」係

二十年九月之誤特此更正